

红色记忆系列



杜鹏程/著

BAOWEIYANAN

保卫延安

下

信念的力量托起明天的太阳
让思想的烛光点亮我们的灵魂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红色记忆系列



杜鹏程/著

保卫延安

下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五章 长城线上



西北野战军八月五日进到榆林前线，六日拂晓打响，东起秃尾河边上的神木、府谷县，西到长城跟无定河相交处的波罗堡，全线向敌人进攻。经过日夜的猛烈战斗，消灭敌人两个团、两个营和四个县的反动地方武装以后，西北野战军各部，纷纷向榆林城下挺进。接着，对它进行了两个通夜的围攻。



我军总是夜间攻击；白天主攻部队撤退，只留少数部队坚守已经夺取的城郊阵地，监视敌人。第三天拂晓，主攻部队撤退的时候，周大勇率领的第一连被留下来，协同兄弟部队，坚守榆林城西郊的阵地。

晚上，张培传达新的命令：“敌人从西面来的援兵整编三十六师，沿长城两侧向榆林城急进，现在已经进到离城二三十里的地方了。团长命令：主力部队撤退的时候，我们营担任掩护。我们营撤退的时候，你们连担任掩护。你们连完成任务撤退后，往北走三里多地就是长城。团长说，派个骑兵通讯员，在长城边那棵大树下跟你们联络。记住，撤退的时候要沉着机动！”

周大勇回到本连阵地上，跟王成德咬了一阵耳朵，就召集干部，布置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事情。

不大一阵工夫，除了少数掩护部队，西北

野战军的全部人马便无影无踪了，他们像乘着沙漠里刮来的风飞掉了，也像是突然入了地。

周大勇说：“老王，快到我们撤退的时刻了。这里有七个伤员、两挺打坏了的机枪跟一门小炮，你把伤员和坏武器先带下去追赶部队。我把牺牲同志的尸体掩埋以后，哗地就撤下来了。”

“对。这么办，部队撤起来利索。”

王成德撤退下去二十来分钟之后，周大勇又击退了敌人一次反扑。

周大勇完成掩护任务以后，拖着部队朝北走了三里多路，到了教导员指定的联络地点——一棵大树跟前，却发现通讯员中流弹牺牲了。

周大勇心里凉冰冰的了！他跟自己的主力部队在一块的时候，就是敌人遮天盖地地扑来，他心也是稳当的：该吃就吃，该睡就睡，满不在乎。如今，他身上寒森森的，心里发毛，头



发一根根地竖立起来！他焦灼地问自己：部队转移到哪儿去了呢？天黑地暗，张口看不见牙齿。咦！在这风沙漫天的长城线上，该怎么办呢？往哪里走呢？

他让通讯员照着电筒，找寻前去的部队用石灰撒下的路标。毫无希望——收容队早把路标都擦了。有的战士趴在地上，用鼻子闻着，因为大部队过去就有骡马的粪尿味，可是一切努力全是白费力气！

突然，大雨倾盆而下。周大勇带上战士们，摸摸索索向前走去。天黑地暗。战士们为了不掉队，或者三五个人拉着一条绑带走，或者把自己的白色手巾挽在身后的背包上，作为记号，使后边的人可以跟上走。他们好容易走了六七里路，淋得浑身透湿，跌得满身泥巴。

再艰难，也得鼓起全身力气朝前走。

前面是一个小村子。周大勇派出了警戒，把部队拖进了村子。

村子西北角上有个破烂的小庙，周大勇把支部委员王老虎、李江国、马长胜、马全有、三排长任世兴，召集到小庙里开会。

周大勇鼓起全身力气，让自己说话声音坚定：“我们部队作战原则，同志们又不是不了解。上级说，我们部队转移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。我们要相信上级说的话。我们走，去赶主力部队。兴许，我们很快地赶上部队；兴许，要费一番周折才能赶上部队。反正不能尽拣好的想，我们要多从不利的方面去划算。同志们，说长道短吧，千斤担子是搁到我们肩上了。”他筹思一下，又故意说：“我们脱离开主力部队，就会有人害怕敌人。反正天塌地陷我也不怕。”

李江国刺溜站起来，说：“谁又怕呢？我们多会也没有把国民党那些个灰鬼放在眼里！就说一时赶不上主力部队吧，天底下有的是路，咱们走，碰巧了就揍他。让蒋介石翻翻他们的



家谱，看他们是什么‘种’，看他们是不是我们的对手。”

马全有双手往腰里一撑，硬邦邦地站在那里，接住李江国的话尾说：“敌人又不是三头六臂！我们肩膀上长着一颗脑袋，有两条腿、一支枪，怕他才有鬼！走！打！”

马长胜说：“打，打！你俩是铁匠出身，光会打！”

三排长说：“对呀，走也要有个走法，打也要有个打法！”

王老虎握着枪来回移动脚步，有时用脚轻轻踏地下的泥水。他说：“江国、全有，雨哗哗地倒，还熄不了你们满肚子的火气？如今，咱们当紧的任务是告诉每一个党员：团结大伙儿，坚决去赶主力部队。我们只有走，走，走！要是碰到敌人，能消灭就消灭他；要消灭不了他，拔起腿就走。沉住气，不能蛮干。”

周大勇说：“反正我们人少，坐无形走无

踪，要打就打，要走就走，利索得很。可是老虎也说得对：不能蛮干。蛮干，我们的鼻子和眼睛就要调换位置。江国和全有说的话，有一点是正确的：不管情况怎么严重，不论什么打熬压到我们头上，我们都经得起。同志们，我们要向战士们说清：我们主力部队撤退，是有道理的。我们打仗，就要在我们想打的地方打，就要对我们有利才打；要是对我们没有利的话，我们宁愿和敌人转山头绕圈子，也不打！”

李江国说：“连长！这些作战的道理谁不懂呢？可是碰到实际问题人心里就过不去，脑子里就转不过弯——”

马全有打断李江国的话说：“拉倒！提个头就行，看把嘴唇磨薄了。”

王老虎说：“反正我们要加紧做工作。前几天补到咱们连队的新战士李玉明，哭鼻子了。是害怕呢，还是有别的原因？问死问活他也不吭气。咦！他像是把舌头咽到肚里去了。”



三排长问：“李玉明？就是那个陕甘宁边区的子弟兵吧。不用问，部队从榆林城下撤退，他也窝了满肚子火！”

周大勇说：“老虎，你操心帮助李玉明那个小青年。”

周大勇趁着打闪，看见战士抱着枪三个一堆、五个一块，背靠背，坐在泥水里。他们睡得很香甜。班排干部，有的在队伍旁边来回走动，有的脊梁贴墙站着打呼噜。

李江国跑来报告：“连长！有办法，有办法，我请来一位老乡。他给我们主力部队去作向导，刚返回来。”

周大勇把那位老乡询问了一阵，搞清了主力部队行动的方向，就向同志们喊：“站起来！”战士们从泥水里站起来。

周大勇说：“同志们，你们坐在泥水里，苦不苦呢？苦。但是我们再苦也不能惊动老乡们。同志们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谁肚子饿，就把自己

面袋里的面粉掏出来生吃上几把；要喝水，路边有的是雨水。”

一个战士问：“现在就吃点东西吗？”

周大勇说：“不，边走边吃。”

周大勇带上部队，踏着泥水，顺长城边的一条小路走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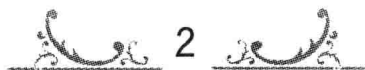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走了五六里路，就听见枪声。眨眼，又听见有几匹马狂奔着跑来了。周大勇让战士们截住那几匹马，一问，原来他们是我军“勇敢部”的骑兵侦察员。

一个侦察员问周大勇：“你们是哪个单位？‘英雄部’？好，那你赶快向南，朝我们边区走。快！敌人拥上来了。再有个把钟头天就大亮了。同志！我们有任务，先走了。”

跟随着猛烈的射击，敌人恶疯疯地从西北面压下来了。周大勇很奇怪：这是哪一部分敌人？这样疯狂，进攻这样积极？走！跟敌人粘住就糟糕了！他急忙率领战士跑步向东南插去。



可是一股敌人追近了他们，展开兵力包围他们。周大勇率领六十多名战士，且战且退。周大勇跟他的战士虽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，可是失去了时间，他们没有在天明以前远远地摆脱敌人。敌人紧紧地追赶着他们，用炮火封锁他们撤退的道路。



战斗中，情况是瞬息万变的。

拂晓，周大勇率领战士们，刚击退了追击他们的敌人先头部队，突然身后打响了。他扭头朝后看，千百颗发光子弹，正迎面射来。敌人从他们身后一百米的地方横着插过来，敌人的身影可以清楚地看见。

周大勇迅速地指挥战士们占领了几块高地，就地抵抗。太阳快出的时光，敌人三架美国造飞机赶来了。敌机怪叫着俯冲，扫射，投弹。

战士们周围的土地像一锅开水在滚。大地在战士们肚皮上，猛烈抽缩、抖动。他们趴在地上，就像趴在大浪中的破船上一样。

生死的斗争，压倒了人的一切日常情绪。目下，周大勇的一切想法都变得非常简单：坚决而巧妙地打开一条生路。

周大勇抡着驳壳枪，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来回跑着。他手里掌握的一个留作预备队的排，由马长胜带领着。他命令李江国带领三十多个战士占领正前方的高地，寸步不退，向敌人反击。又命令王老虎带领两个班扭回头反击身后的敌人，杀开一条出路。

周大勇卧倒，两只手扶在地上，抬起头观察了一下李江国左右翼的阵地：左翼马全有带领一个班守在一个小庙边；右翼刚指定的代理班长李玉明，带领两个战斗小组占领着一块坟地。周大勇看了这阵势，想：“李江国是一个好样的指挥员！”



他喊：“李江国，老蹲在这里还行？向敌人发动短促的反冲锋呀！”

李江国狠狠地把帽子扯下来，擦着满脸的汗水，说：“抓住机会就揍他！”

战士们一直集中注意力向敌人射击，只有周大勇向李江国喊着说话的时候，他们才注意到连长在自己身边。战士们觉得连长站在他们身边，那就是不可摧毁的靠山。一股力量通过了战士们周身，他们互相丢着兴奋的眼色。

周大勇望着战士们，只见他们浑身是土，脸上漆黑。有些战士肩上、背上都是沾着泥土的血，但是他们还趴着在射击。

人刚走到危险边沿的时候，心脏猛烈跳动，可是当危险包围了他的时候，他反倒思想单纯意志集中，对本身生死问题全不在意。周大勇跟他的战士们，现在的心情正是这样。周大勇喊：“同志们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用刺刀杀出个威风来！”

战士们喊：

“连长，我们会结结实实地整治敌人！”

“老虎嘴上拔毛，有他好受的！”

“刀快不怕他脖子粗！”

敌人炮兵拼命轰击的时候，我军战士们抬不起头，敌人步兵趁这机会向前爬；当敌人炮火一停止，二三百匪徒便向李江国据守的阵地中间扑上来了。等到敌人爬到距我军阵地前边三四十米，李江国喊了声：“打！”战士们投出了排子手榴弹。烟雾腾起了，炸弹的碎片在空中呼啸。敌人有的连滚带爬地往回退，有的死死地贴在地上连头也不敢抬。

这是短促反冲锋的好时机。可是爬起来冲锋并不是容易的事；端上刺刀眼对眼戳穿敌人的胸膛，更不是容易的事。

李江国正要跳出掩体，周大勇已经抢先跳起来，用尽平生力量喊：“英雄们，冲呀！”他这喊声像晴天炸雷一样，吓破了敌人的胆，激



起了战士们的威风。周大勇向前扑去，李江国也带领着战士跳出工事，向敌人扑去。烟雾、灰尘、喊声、闪着寒光的刺刀……人民战士的力量是这样猛，这样不可抗拒，好像，这不是一二十个人民战士的冲击力量，而是成千成万人民战士的力量统统集中到这小小的战场上来了。敌人慌乱了，扭头逃跑……敌人督战队用机枪扫射他们溃逃的士兵。但是，连死亡也堵不住那像潮水一样倒流的人群……

猛烈的战斗是不间断的。敌人督战队逼迫着士兵又向李江国阵地的右翼攻击。那里，两个战斗小组支架着百十名敌人的攻击。

李江国说：“连长，你在这里指挥，我带一个班去增援！”

周大勇拦住他，说：“我去！”他不容李江国分辩，就对身后的十多个战士喊：“跟我来！”

宁金山的脸擦伤了，他提着手榴弹跟同志们从工事中跳出来。周大勇看他蜡黄的脸上还

有血，就说：“宁金山，不要去，休息一下！”

“连长！我是来打仗，不是来休息！”

周大勇很想命令宁金山下去，转念一想：我们几十个人能顶一两千敌人的进攻，莫不就是靠这些英勇不屈的人么？人很少，现在谁又能休息呢？只好让他去。

周大勇带领战士跑到右翼阵地的时候，敌人已经突破我军阵地。李玉明正率领战士们和敌人肉搏，六七把刺刀在敌人群中左冲右杀……

周大勇率领战士赶上去，大声喊：“共产党员们，革命战士们，杀呀！”

战士们听到连长的声音又得到新的力量支援，很快就把敌人压下去了。

过了几分钟，敌人又开炮轰击了。炮弹爆炸声，树枝断折声。几块大石头被炸成了碎片；一棵碗粗的树被炮弹连根拔起，摔在一旁。泥土、弹片、石片，像暴雨一样落在战士们头上。